

南史卷五

唐

李

延

壽

撰

齊本紀下第五

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高帝爲相王鎮東府時年五歲牀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卽擲鏡鑷其後問訊高帝指示賓客曰我基於此四世矣及武帝卽位封爲南郡王時年十歲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冠於東宮崇正殿其日小會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給南郡王

扶二人七年有司奏給班劔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選友
學禮絕羣王十一年給皐輪三望車文惠太子薨立南
郡王爲皇太孫居東宮其年七月戊寅武帝崩皇太孫
卽帝位大赦八月壬午詔稱遺詔以護軍將軍武陵王
曄爲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卽本號並開府儀同
三司以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尚書令右僕射王晏
爲左僕射吏部尚書徐孝嗣爲右僕射癸未加司徒竟
陵王子良位太傅增班劔三十人蠲除三調及衆逋在
今年七月三十日以前者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治減
關市征稅先是每有蠲原之詔少無事實督責如故是

時西昌侯鸞任知朝政天下咸望風來蘇至此恩信兩
行海內莫不欣然九月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爲世宗
文皇帝冬十月壬寅尊皇太孫太妃爲皇太后立皇后
何氏十一月庚戌魏人來聘辛亥立臨汝公昭文爲新
安王曲江公昭秀爲臨海王皇弟昭粲爲永嘉王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大赦改元加太傅竟陵王子良
殊禮鎮軍將軍西昌侯鸞卽本號爲大將軍給鼓吹一
部親兵五百人以領軍鄱陽王鏘爲尚書右僕射詔百
僚極陳得失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辛亥祀南郊宥
隆昌元年以來流人戊午拜崇安陵甲戌使司徒參軍

劉歆聘于魏二月辛卯祀明堂夏四月辛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陵王曄薨戊子太傅竟陵王子良薨丁酉以驃騎將軍廬陵王子卿爲衛將軍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爲驃騎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閏月丁卯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五月甲戌朔日有蝕之秋七月癸巳皇太后令廢帝爲鬱林王帝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敕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生而爲竟陵文宣王所攝養常在袁妃間竟陵王移住西州帝亦隨住焉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節詐陰懷

鄙慝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妃何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與及竟陵王移西邸帝獨住西州每夜輒開後堂閣與諸不逞小人至諸營署中淫宴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疏官名號於黃紙使各囊盛以帶之許南面之日卽便施行又別作籥鉤兼善效人書每私出還輒扃籥封題如故故人無知者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打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中二人相係自殺二宮不知

也武帝以旣陽縣寒人給事中綦母珍之代仁祖剡縣寒人馬澄代天翼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文惠太子自疾及薨帝侍疾及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備食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問訊太妃截壁爲閣於太妃房內往何氏間每入輒彌時不出武帝往東宮帝迎拜號慟絕而復蘇武帝自下輿抱持之寵愛日隆又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大位及文帝薨謂由楊氏之力倍

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蓋此徵也
武帝有疾又令楊氏日夜禱祈令宮車早晏駕時何妃
在西州武帝未崩數日疾稍危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
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武帝疾憂容慘感
言發淚下武帝每言及存亡帝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以
此謂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厝
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崩執
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再而崩大斂始畢乃
悉呼武帝諸伎備奏眾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
流涕素好狗馬卽位未逾旬便毀武帝所起招婉殿以

材賜闔人徐龍駒於其處爲馬埒馳騎墜馬面額並傷
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梁肉奉之及武帝
梓宮下渚帝於端門內奉辭輶輦車未出端門便稱疾
還內裁入閣卽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
空王敬則問新除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不當忽
忽邪坦之曰此政是內人哭響徹耳自山陵之後便於
閣內乘內人車問訊往皇后所生母宋氏間因微服游
走市里又多往文帝崇安陵隧中與羣小共作諸鄙褻
擲塗賭跳放鷹走狗雜狡獪帝旣失道朝事大小皆決
之西昌侯鸞鸞有諫多不見從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

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
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
可稱計卽位未暮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羣小
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爲笑樂及至廢黜府庫悉
空其在內常裸袒着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縠禪雜采
袒服好鬪雞密買雞至數千價武帝御物甘草杖宮人
寸斷用之徐龍駒爲後宮舍人日夜在六宮房內帝與
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姓徐氏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
度霍氏爲尼以餘人代之皇后亦淫亂齋閣通夜洞開
外內淆雜無復分別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

將軍曹道剛周奉叔並爲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
旣而尼媼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書令何胥
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常隨后呼胥爲三父與胥
謀誅鸞令胥受事胥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又謀出鸞
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諮鸞慮變先使蕭湛坦之等
於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尙書省入雲龍門戎
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
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
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閤令闔人登興光樓望還
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

諶領兵先入宮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劒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衛執弓楯欲戰諶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弄遇弒年二十二昇尸出徐龍駒宅殯葬以王禮霍氏及廣昌君宋並賜死餘黨亦見誅先是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爲顛童也武帝又於青溪立宮號曰舊宮反之窮廢也果以輕狷而至於窮又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易名爲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

懸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爲犬不得立矣旣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永明中百姓忽著破後帽始自建業流于四遠貴賤翕然服之此服祆也帽自蕭譔之家其流遂遠天意若曰武穆文昭皆當滅而譔亦誅死之效焉

廢帝海陵恭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永明四年封臨汝公鬱林王卽位改封新安王及鬱林廢西昌侯鸞奉帝纂統延興元年秋七月丁酉皇帝卽位大赦改元賜文武位二等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都督揚州刺史

加班劔爲三十人封宣城郡公出鎮東城以尚書左僕射王晏爲尚書令以丹陽尹徐孝嗣爲左僕射以領軍將軍沈文季爲右僕射以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爲司空以驃騎大將軍鄱陽王鏘爲司徒命宣城公鸞甲仗百入入殿陳顯達王晏徐孝嗣蕭謐各五十人入殿八月壬辰魏人來聘甲午以前司空王敬則爲太尉辛丑復置南蠻校尉官甲辰詔使者觀省風俗九月癸未誅新除司徒鄱陽王鏘中書大將軍隨王子隆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誅南兖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於是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起兵遣中護軍王玄邈討誅之乙酉又誅湘

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晉熙王鈺南豫州刺史宜
都王鏗丁亥以衛將軍廬陵王子卿爲司徒以撫軍將
軍桂陽王鑠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丁酉
加宣城公鸞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
軍揚州刺史加殊禮進爵爲王戊戌誅新除中軍將軍
桂陽王鑠撫軍將軍衡陽王鈞侍中祕書監江夏王鋒
鎮軍將軍建安王子真左將軍巴陵王子倫是時宣城
王鸞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
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陵王使宣
城王入纂皇統建武元年詔海陵王依漢東海王彊故

事給虎賁旄頭畫輪車設鍾簴宮縣十一月稱王有疾
數遣御師往視乃殞之給溫明祕器斂以袞冕之服大
鴻臚監護喪事葬給輜輶車九旒大輅黃屋左纛前後
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東海王彊故事諡曰恭先是
武帝立禪靈寺於都下當世以爲壯觀天意若曰禪者
禪也靈者神明之目漢文帝晏駕而鼎業傾移也永明
世市里小兒以鐵相擊於地謂之鬪鑿鑿之爲言族也
至是宗室族滅矣又武帝時以燕支爲朱衣朝士皆服
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纂此又奪朱之效也時又多以生
紗爲帽半其裙而析之號曰倚勸先是人間語好云擾

攘建武至是朝士勸進實爲忽遽倚勸擾攘之言於是驗矣

高祖明皇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小字
玄度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宋泰豫元年爲安吉令有
嚴能之名昇明中累遷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進號輔國
將軍高帝踐阼封西昌侯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爲侍
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帝獨乘下帷儀從
如素士公事混撓販食人擔火誤燒牛鼻豫章王以白
武帝帝笑焉轉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道而行十年
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武帝遺詔爲侍中尚書